

恩怨是非終大白

嚴復與袁世凱過招始末 (上)

● 黃金文 (南亞科技學院教授、中央警察大學教授、中外雜誌主筆)

家貧考入船政學堂

嚴復 (一八五四—一九二一) 近代思想家、翻譯家、社會科學傳播的先驅，教育家及海軍專家。

嚴復，初名嚴體乾，入福州馬江船政學堂時改名為嚴宗光，字又陵、幼陵，又墜字幾道，做官後更名為嚴復，晚年自號癡老人，別署天演宗哲學家，又別號尊疑尺蠖。一八五四年一月八日 (清咸豐三年十二月初十日) 生於福建侯官 (今福州) 蒼霞州，故居在城南南台島西端的陽崎鄉，該地曾是閩江港口。嚴家原籍為河南固始縣，唐末遊宦至閩定居，嚴復的曾祖父曾中嘉慶庚午舉人，祖父及父均不第，其父嚴振先行醫鄉里，在故里留有老宅「大夫第」及「嚴氏宗祠」，其中陳列室存有

若干文物。嚴復在老宅渡過童年，七歲入學塾啟蒙，十一歲從黃昌彝習經，始聞先儒諸學。十四歲，其父病逝，家境清貧，無力繼續求學，只好另覓門徑維生。是年為一八六六年 (清同治五年)，沈葆楨在

故退學，一八七三年冬完成船政學課程者僅十四人，嚴復為其中之一，且成績名列前茅。

留英習得現代科學

一八七一年五月，嚴復在船政學堂已大致完成堂課，曾和同學劉步蟾、方伯謙等派至建威兵艦實習，隨船巡歷新加坡、檳榔嶼，北到直隸灣及遼東灣等地。一八七二年，福州船廠自製的揚武等五兵船告成，嚴復又調派至揚武艦，巡歷黃海、日本等地。一八七三年秋，沈葆楨奏請清廷

，派船政學堂優秀畢業生赴歐深造，不幸日本構鑿台灣番社，揚武艦被派往台灣備戰，嚴復又隨艦勘量台東、背旂萊、蘇澳等港口。

直，也是嚴復新生命的開始。

船政學堂修習現代西洋船藝，亦重視倫理及人文教育，修業五年，聘有洋人及華僑傳授英、法語文，考試非常嚴格，理論與實務並重，學生學習情緒高昂，入學時有學生一〇五名，六人病故，六十人因

直到一八七七年，清廷始允船政學堂

畢業生赴歐學習，於四月五日自香港登輪分赴英法。

嚴復與薩鎮冰、劉步蟾、方伯謙等十二人到達英國後，其中六人派登英國戰艦實習，其餘五人先入學，後仍被派登英艦至海洋實習。惟有嚴復始終未登艦作海洋訓練，到英後先在樸茨茅斯學校肄業，再進入皇家海軍大學（Royal Naval College）。嚴在英完成預訂選修課程後，又被派往法國作修學旅行，再回格林威治（Greenwich）官學選修高等數學、化學、物理學、航海學、兵工製造學、要塞構築學等。到了一八七九年（光緒五年）八月，因船政需人奉調回國充教習。

嚴復在第一屆留英海軍學生中被特別安排，顯示當局針對嚴之個性、特長學識而因材施教，使其注重理論。乃有計劃地培植使其成為教育後進之領導人才。

嚴復回國未數月，沈葆楨卒，海軍建設規劃，專屬於李鴻章。一八八〇年夏，天津設立水師學堂，初調用福州船政大臣吳贊誠為總辦，旋因病辭，改派吳仲翔為總辦，以嚴復為總教習。

其時，中國風氣未開，入堂學生對於西方語文咸所未聞，中國文字亦僅粗通。

開學以後，嚴復督同各教習循循善誘，認真教導，學生亦爭相奮勉。一日之間，中學西學，文事武事，分時兼程併課，進步神速。一八八五年（光緒十一年），李鴻章邀同英俄兩國海軍軍官到堂會考，成績極佳，其所授課程多超越福州船政學堂，甫及三年時間，駕駛班第一班學生已畢業，轉上訓練船實習。

一八八九年，李鴻章派嚴復為天津水師學堂會辦，翌年再升總辦（校長），這對他自己是一種獎勵，但嚴復仍懷有志難伸之感。

甲午戰敗倡言革新

嚴復在天津多年，目睹清廷高官爭權奪利，腐化守舊，徒尚詞章，不求真理，常向知交痛陳其害，卻言不見重，乃發憤學習八股時文，納粟為監生，三次應鄉試（一八八八年福建鄉試，同年順天鄉試、一八八九年順天恩科鄉試），均不第，一八八九年，因海軍保案免選同知，以知府選用。一八九二年又因海軍保案，免選知府，以道員選用，分發直隸。嚴復心不甘，一八九三年再回福建原籍應鄉試，又不第。翌年，中日甲午戰爭爆發，中國海軍

大敗，嚴復時年四十三歲，眼見昔日留英同學、袍澤或慷慨捐軀，或負傷累累，悲痛之下，連續發表四篇轟動一時的文章：「論世變之亟」、「原強」、「闢韓」和「救亡決論」，開始他思想啟蒙的工作。

嚴復看到甲午之戰「將不素學，士不素練，器不素儲」，因而遭致慘敗，以及廟堂高官的「人各為私」，苟且偷安，導致國家積弱不振的慘狀，大聲疾呼培養健全的國民是國家富強的首要目標，而方法則是「一曰鼓民力，二曰開民智，三曰新民德。」

嚴復醉心於西方的學術思想和物質文明，尤其認為英國的代議制是世界上最完美的一種政治制度，中國如欲轉弱為強，就非學習英國不可。

嚴復所譯的西方名著很多，有「天演論」、「原富」、「群學肄言」、「法意」、「群己權界論」、「社會通詮」、「名學淺說」、「穆勒名學」等。「天演論」原名「進化論與倫理學」，原著人是英國生物學家赫胥黎，嚴氏譯為中文，一八九七年起在天津「國聞匯編」旬刊上陸續發表。從此「物競」（生物競爭）、「爭存」（生存競爭）、「天擇」（天然淘汰

「優勝劣敗」、「適者生存」等詞匯，成了中國知識界的口頭禪，影響之大前所未有。「天演論」喚起了中華民族自強不息、救亡圖存的社會風氣，對政治思想也起了很大的影響。

一八九七年夏，嚴復譯著之餘，與夏曾佑、王修植等在天津創辦「國聞報」，介紹西方社會科學也提供國政革新意見。一八九八年夏，「百日維新」方張，設京師大學堂，原擬聘嚴復為總教習，但主事者忽易前議，改聘許景澄充任，嚴復落選。九月十四日，光緒帝在乾清宮召見嚴復，詢問辦理海軍及開辦學堂的事，甚為詳細。

帝問：「今年夏天，有人參你在天津『國聞報』任主筆，發表了許多文章，這些文章都是你寫的吗？」

答：「臣不是『國聞報』主筆，不過有些文章在該報上發表過。」

問：「你寫過幾篇得意文章？」

答：「沒有什麼得意文章。今年（光緒二十四年戊戌）正月寫過一封『上皇帝書』，在報上連載了六、七天，不知曾達御覽否？」

問：「沒有見過。你可重錄一遍呈上

來。」

答：「書上請皇上變法自強，現在朝廷實行變法，此文已過時了。」

問：「不妨，我還是想看看。書中所講的變法有哪些內容？」

答：「請皇帝於變法前到外國遊歷一趟，回國後又到全國各地去考察民情，前者可以聯外國之歡，後者可以結百姓之好。」

問：「中國就是守舊的人太多，怎麼辦？」

這次召見，談話達三刻鐘之久，可見嚴復受到光緒的重視。他的「上皇帝書」未及再呈閱而戊戌政變就爆發了。

嚴復未受到戊戌政變的牽累，仍在天津水師學堂任總辦，傳為北洋大臣榮祿出面作保之故。他寫了兩句「悼念六君子」的詩說道：「伏尸名士賤，稱疾詔書哀。」看來他是同情六君子和光緒皇帝的。

事實上嚴復確未參加康有為、梁啟超所領導的維新派，與康梁也不相往來。自甲午戰爭至戊戌政變，他都在北洋水師學堂任職，常駐天津。他雖主張變法，但在方式方法上與維新派並不相同，康梁主張自上而下地推行君主立憲，認為皇帝至高

無上，只須皇帝下一道聖旨，即無人敢於反抗，嚴復則主張「講西學、開民智」，自下而上地推行新政。他認為，如果不先培養民智而貿然推行新政，縱然有皇帝支持，也難於雷厲風行。他在英國雖僅短短兩年，但他身歷其境，親自考察，耳濡目染，博覽群書，對於西方的學術思想和人情風俗，自比不懂西文，足跡未到過外國的康、梁二人，更為親切了解。

譯著重信達雅原則

嚴復古文的修養深厚，文字簡樸，譯文注重「信、達、雅」三者兼備。然而和梁啟超通俗易懂的文字相比仍有很大的差別。近代學者胡適讀他的譯著，認為勉強可稱「達」字，離「信、雅」尚有段距離，這是因為他的譯文仍時有冷僻古字之故。

戊戌政變後的兩年，一九〇〇年六月，帝國主義八國聯軍進攻中國，天津首當其衝，嚴復避難上海。適有唐才常以保種、保國為號召，邀請在滬名流於七月二十六日到張園舉行會議，嚴與馬良、文廷式、章太炎、容闕等前往參加，容闕被推為正會長，嚴復被推為副會長，唐才常被推

為總幹事，章太炎當眾剪辮子以示與清政府決絕。事後清政府拿辦首事諸人，嚴躲在租界上埋頭譯著，很有成績。

一九〇二年，他又重回北京，任京師大學堂附設的譯文局總辦，為期兩年。

救國主張教育著手

一九〇四年，嚴復有第二次歐洲之行，次年在倫敦會見了孫中山。孫氏提倡民主革命，嚴則主張「教育救國」。嚴認為民智未開，應從教育入手，對於政治改革，不宜操之過急。他所講的「開民智」，首先是禁止男子吸煙、女子纏足。孫中山說：「俟河之清，人壽幾何！」他們兩人在民主革命、教育救國孰先孰後的問題上爭論不休，因此不歡而散。

一九〇五年，嚴復幫助馬相伯創辦復旦公學，他們兩人先後擔任過校長。不久嚴又辭去。

一九〇六年安慶高等學堂聘他為監督（校長），於三月到職，學堂創辦未久，百病叢生，他極力整頓，以「不躡等、不凌節」相號召。一九〇七年四月因甲班生畢業不得，其餘各班劣等生自知在淘汰之列，加之校外官紳動輒指教職員坐享厚薪

，內外交織，發生大學潮，嚴復因而辭職。

一九〇八年清廷派嚴復為學部（教育部）名詞館總纂，至辛亥革命而止。

一九一〇年一月十七日，清廷賜嚴復文科進士出身。同年五月九日，清廷下令資政院定於十月三日開院，同時公布了碩學通儒議員八十八人的名單，嚴也在其內。一九一一年四月十二日，當時已是海軍一等參謀官的嚴復又得到協都統銜。總之，嚴在這幾年裡，虛銜實職兼而有之，是清政府所賞識的新人才。

一九一二年，民國建立，臨時大總統因教育總長蔡元培之建議，任嚴復為北京大學校長，到職後在教學方面頗有革新，可惜在職僅半年，因教育理念與蔡元培不合而去職。

嚴復在清末介紹西方學術思想，力言革新，反對守舊，提倡民主，反對專制，曾起過相當大的進步作用。但民國成立後，他的思想突然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，提倡封建道德，贊成讀經尊孔。一九一三年，他加入北京孔教會。他過去崇拜英國達於極點，可是到了二十世紀初期，他由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，認為「歐洲三百

多年來之進化，只做到『利己殺人，寡廉鮮恥』八個字，回觀孔孟之道，直量同天地，澤被寰區。」甚至在遺囑中，他還諄諄告誡他的子女：「須知中國不滅，舊法可損益，必不可叛。」和他早年的思想，竟有天淵之別。

一九一九年「五四運動」發生，嚴復反對學生干政，說什麼「從古學生干預政治，皆無良好之效果」。他對北大校長蔡元培所提倡的新舊兩派兼收並蓄、百家爭鳴的教學方針，抱有對立情緒，公然罵蔡是「神經病患者」。

嚴復有一封「與友人書」，反對白話文最力。信上說：「詩之善述情者，無若杜子美之『北征』，能狀物者，無若韓吏部之『南山』。設用白話，則高者不過『水滸』、『紅樓』，下者將同戲曲中之皮黃腳本。就令以此教育易於普及，而遺棄周鼎，寶此糠粃，正無如退化何耳！須知此事同屬天演，革命時代，學說萬千，然而施之人間，優者自存，劣者自敗，雖千陳獨秀，萬胡適、錢玄同，豈能劫持其柄！則亦如春鳥秋蟲，聽其自鳴自止可耳。」

嚴復脾氣古怪，喜歡抬槓，自以為是

。他在天津任北洋水師學堂總辦時，即與袁世凱相識，並且過往甚密。袁官運亨通，不數年間，由三品道員躍升北洋大臣兼直隸總督，當時很想延攬嚴為其入幕之賓。嚴鄙夷地說：「袁世凱什麼人，他夠得上延攬我！」

一九〇九年一月二日，袁被清朝攝政王趕下台時，他又不勝惋惜地說：「此人之棟樑，奈何置之閒散。」袁到彰德定居後，不少人趁機打死老虎罵袁，也有不少人前往彰德去燒冷灶。但在眾口鬻罵之中，嚴復獨許袁為國家棟樑之材，也算得是燒冷灶的一個行家了。

民國成立後，嚴復對袁世凱仍時有貶詞，有人說袁善於練兵，他卻大唱反調說：「項城練兵數十年，而軍實不充，紀律不嚴，徒然養成了一批驕兵悍將，此種軍隊不僅不能用以對外，即對內亦不免於外強中乾。」有些外國人吹捧袁「文足以定傾，武足以戡亂，實為中國首屈一指的大人物。」嚴卻強調指出：「項城太無科學頭腦，缺乏世界眼光，號令不出都門一步，中國前途殆無統一之望。」

另一方面嚴在自己所寫「辛亥日記」裡，表示他並不反對袁世凱擔任民國總統

。他寫道：「居今之世，平情而論，于新乎？」這說明他又把上面所唱的反調又倒舊兩派之中，求當元首之任而勝項城者誰過來了。（未完待續）

朱家驊先生一〇八歲誕辰學術演講會啟事

一、主辦單位：中央大學

中央研究院

中大學術基金會

二、時

間：民國八十九年六月三日（星期六）上午十時正。

三、地

點：台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二段一二八號——中央研究院學術

活動中心第一會議室

四、講演人：

陶英惠教授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兼胡適紀

念館主任）

五、講

題：「朱家驊先生與中央研究院」

六、資

料：當場分發供研討參考。

七、交

通：

台北火車站有公車二一二、二〇五、二七六、三〇六、六二〇等路

可達中研院。

八、聯絡電話：

1. 汪清澄先生：二七八五五四六

2. 江淑玲小姐：二七八九八二〇一

歡迎參加